

三级冻伤“下马威”

“高高的兴安岭，一片大森林。”今年夏天，我又来到了这里。

第一次到大兴安岭是 1971 年。那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1 时，我乘坐知青专列从上海彭浦车站出发，历时五天四夜，于 24 日下午三四点钟，到达大兴安岭腹地的一个小站——翠岗。这时天色已黑，我和其他二百余名知青又坐上卡车，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到达此行的最终目的地——富林林场，当时我刚满 17 岁。

大兴安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北部，全长 1220 公里，宽 200~300 公里。它是我国东北的一个主要山系，同时也是中国最北、面积最大的林区。主山脉东北坡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西北坡逐渐平缓，形成呼伦贝尔大草原。1964 年 2 月 10 日，国家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，统一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东北坡林区，面积约 8.46 万平方公里。从 1970 年代起，大兴安岭地区陆续接纳了 5 万余名京津沪浙知识青年。

我们到达大兴安岭的时候已是冬季，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多摄氏度。下火车时，我们把临行前上海知青办发的棉袄棉裤全套在身上，仍冻得瑟瑟发抖。第二天，林场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整套御寒衣物，有羊皮短大衣、狗皮帽，还有厚棉手套、棉胶鞋和毡袜等。这些衣物过去只在《林海雪原》这样的电影里见过，乍一穿上，颇觉新鲜。

新鲜感很快褪去，取代它的是被冻伤的疼痛感。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夜里，我从睡梦中被一阵剧痛疼醒。起来一看，左脚后跟上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个水泡，足足有乒乓球这么大。从小到大的，我还没见过这种水泡，而且是那么地疼！整个后半夜，这锥心的疼都伴随着我，无法入睡。第二天早上拿起棉胶鞋一看，原来左脚上穿的毡袜在脚后跟处磨破了一个窟窿，寒冷就在这个部位制造了一个水泡。我一瘸一拐走到林场医务室，大夫看了一下，有些怜悯地对我说：“咋整的？你这是三级冻伤！”他把水泡挑破，再抹了一点药膏，安慰我说：“没事了，过几天就好！”

吃一堑长一智！从此以后，整个冬天晚上临睡前，我都要把毡袜从棉胶鞋里取出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破。如果有窟窿，就想办法补上，以免再被冻伤。

草甸子火光一片

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仅寒冷，还很漫长。直到四月中旬以后，我那双毡袜补了又补，没法再穿，帐篷外的冰雪才开始融化，但是远处的荒草仍没有返青，枯黄枯黄的。

5 月初的一天，午饭后我正倚靠着铺盖卷看书，突听得帐篷外一声大喊：“着火了！”我马上翻身下铺，跑出帐篷，向远处望去。这是我一生见过的几个最骇人场面之一：原本枯黄的草甸子上，此时浓烟滚滚，火光一片，一人多高的火焰像一支训练有素的草原骑兵，随着风向的变化和风力的大小，忽东忽西，忽高忽低，在草甸子上横冲直撞，它们所过之处，则成一片焦土。幸亏当初在搭建知青连帐篷时，住地周围的草从灌木都被清理干净，形成了一个安全岛，否则此时我们也很可能陷于火海。

草地上的火来得猛，去得也快。它把大草甸子烧成了一片黑土，又钻进了森林，燃着了林子里的大树。5 月初的大兴安岭，气候干燥，极易引发火灾。这次就是因为林场的一辆拖拉机没戴防火罩，喷出的火星点着了道旁的枯草，凑巧风大，遂成大火。星星之火，真的可以燎原！

回到住地不久，知青连接到了全体上山打火的命令，每人领到了一双胶鞋，以及小米、饼干、咸菜等食物，当天下午就向密林深处进发。火情发生后，设在高处的火情观测点时刻监测着森林里的火势及走向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观测点的指引下，及时赶到森林里冒烟的地方，把残火扑灭。

第一天行走，我们还兴致勃勃，感觉和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差不多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。在这一个多月里，我们风餐露宿，“天当房，地当床”：饿了，就吃齐齐哈尔食品厂生产的一种金鱼形状饼干；渴了，就喝河水甚至沼泽里的水；夜晚困了，就在树林里铺些树枝干草和衣而卧。在原始森林里行走，鞋子和衣裤特别容易破损。走了没几天，我们的鞋底就被各种凸起的植物根刺扎破了，身上的衣服特别是裤子的膝盖以下部分，也被灌木撕扯得像碎布条。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漱，每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。一个月下来，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形同乞丐。可也奇怪：我们这支打火队伍，没有一个因病因伤掉队的！

打火结束后返回住地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烧过的焦土中又长出了新绿！这真是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！我不禁在心里赞叹：兴安岭上的小草啊，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冻不死你，烈焰高温也烧不死你，你真是生命力顽强的小草！

兴安岭上的小草

◆ 杨斌

曾在林区洒青春，如今，但愿化成小草，为那片永远美丽的绿色……



和死神擦肩而过

草木返青，意味着林区的夏季来临。从熄灭的火场回来后不久，我们又开始筑路。林场让我们修筑的是一条简易公路，所以装备也比较简陋，仅仅只有铁锹、丁字镐，以及箩筐、扁担、独轮车等，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。

大兴安岭的夏天万木葱茏，景色宜人，却也引来了各种昆虫。除了蚊子、小咬，还有那挥之不去的野蜂，我们在野外干活时必须戴上防虫子叮咬的面罩。有一天快到中午，天气太热，我嫌戴面罩干活憋闷，就把它摘了下来。没想到当我正推着装满沙石的独轮车往几十米外的工地跑时，一只野蜂叮在了我的脸上。这时我的两只手正紧握独轮车的车把，腾不出手来驱赶它，只好忍着疼痛继续前行，直到把一车沙土倒在了工地上后，才一巴掌把它拍死。当时只觉得脸上有些刺疼，也没在意。可是下午重新出去去工地时，大家都好奇地望着我那张脸，这时我才感觉到半边脸已经肿得眼都成一条缝了。

从夏到秋，这条简易公路在不断延伸。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，1972 年 10 月 8 日就下起了第一场雪。土地一上冻，我们又准备工具，开始伐木。

在东北农村，到了冬天，农民可以“猫冬”，而林区却正是采伐树木的大忙季节。因为上冻以后，树木里的浆液都凝固了，用锯伐树时松脂不会粘锯；满山冻土积雪，也便于把砍伐下来的原木运送出去。

伐木一般都用油锯，它以柴油为动力，比较省力。大概因为我们是新手，林场只发给我们一种手工锯，俗称歪把锯，完全靠人力。大兴安岭的树木多为落叶松，一般高达 20~30 米，直径六七十厘米以上，树龄都在一百三四十年左右。树木伐倒后，要先用斧锯把树枝敲掉或锯掉，然后把树干锯成四米长的木段，四个人一组，用杠杆和挂钩把原木抬到路边装车运走。我们每人每天要伐 2~3 棵大树，才能完成定额。林区的冬日很短，下午三点多就黑天了。为了在天黑前完成定额，中午我们就在林中点一堆火，把随身带的干粮烤热了当午饭，渴了就抓一把冰雪放在嘴里融化了当水喝。

在林区伐木风险很高，那年冬天我就有过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这天早上，我和同伴们像往常一样来到树林里，大致划分了各自采伐的范围，以免伐倒的大树砸到对方。我根据成材树木的排列位置，以及当时的风向，选了一棵笔直的大树，测算好它的倾倒方向，半跪半坐在树的侧面，按采伐的作业要求，先在树的一侧锯了一道深约三分之一的口子，然后，在树的另一侧稍高部位用力锯树。就在大树被彻底锯断即将朝预定方向倾倒时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，而且风向变了，大树上部繁茂的树枝像鼓足了风的船帆，慢慢改变了大树倒下的方向。我扶在大树底部的手掌感到了方向的变化，抬头往上一看，只见树干正以加速度朝我压下来，立即本能地横向往旁边一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也就是两三秒的时间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大树轰然倒在了雪地上，它那最粗壮的躯干，正好砸在我刚才拉锯时半跪半坐的地方。

探亲报喜不报忧

从冬天到夏天，又从夏天到冬天，我们整整干了 14 个月的活，终于迎来了回上海探亲的日子。春节前夕的火车，并不好坐，但是一想到回家看父母，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也记不得一路上辗转搭乘了多少趟火车，反正到上海已是第四日凌晨两三点钟。虽然此时正值隆冬腊月，但我们却感觉上海温暖如春。我从 69 路通宵车下来，走进弄堂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我拍家门的声音在回响。听见是儿子的声音，父母惊喜地把门打开，乐得连嘴都合不上。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总要给父母带点土特产。我顾不上休息，马上打开随身携带的旅行袋，拿出几个大土豆和用粮票跟当地职工换的蘑菇、黄花菜等。有几个白面



■ 加格达奇知青广场上的雕塑（局部）

馒头，是临走时知青连发给我们路上当干粮的，我特意留着让父母看看，好让他们放心。其实在林场我们平时吃的都是高粱米、玉米面窝头，这样的白面馒头每月只能吃到八回。至于脚被冻伤、脸被蜇伤，以及伐树的险状，压根就不提，报喜不报忧嘛！父母看到我人长高了，身体也结实了，悬挂了一年多的心也就放下了。

探亲结束回到大兴安岭，又是一个新的四季轮替。不过，经历了第一年的磨练，第二年的生活就变得容易一些了。劳动之余，我们会结伴到林子里采摘一些山珍，如黄花菜，蘑菇，都柿（蓝莓）等。夏天日长，晚上八九点还亮着天，我们常常三两一堆，坐在木材垛上，吹着口琴，面对挂在山峦上的月亮，默默地思念上海的亲人。

七百多个日日夜夜，两轮寒暑交替，我这粒尘埃已化为山上的一颗小草，融入了茫茫林海。然而 1973 年 12 月，我又一次在命运的安排下，随同其他上海知青，来到大庆油田，成为油田的一颗“螺丝钉”。

在大兴安岭的这两年，确实吃了一些苦，但是想想从小生活在林区同龄人，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况且，“刀要石磨，人要事磨”，这两年的磨练，提高了我的吃苦耐劳能力，应该是件好事。1978 年高考时，我就是仗着能吃苦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看书，考上了大学。后来，又以同样的刻苦精神考上了研究生。所以，我得感谢在大兴安岭伐木筑路的岁月！

绿水青山总关情

2014 年 6 月，我因公出差到大兴安岭。当飞机盘旋在加格达奇上空准备降落时，望着底下那片绿色土地，我猛然记起：自己年届六十，退休在即，当年参加工作、步入社会的起点在这里，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出差居然也在这里！从起点到终点，命运用 43 年的时间，给我的工作经历画了一个大大的圆！

今年夏天，我坐火车重返大兴安岭，一路上不仅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往事，还了解到许多过去知之不多的情况。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（2009—2013），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21.63%，明显低于全世界 31% 的平均水平。人均森林面积只有 0.132 公顷，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/4。我国不仅人均森林面积少，而且长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，甚至过度开采，使森林生态系统呈现衰退的趋势。从这一点说，当初我们这些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的伐木工人，也是破坏森林植被的“罪人”。幸而国家在 1998 年及时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，终止了森林生态继续恶化的势头。2014 年 4 月 1 日，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采伐木材，所有职工放下了斧锯，昔日的伐木工人变身身为护林员。实乃青山有幸！

列车进入大兴安岭林区以后，我注意到铁道线上再也没有昔日满载木材南下的列车，过去车站旁堆满木材的贮木场，也不见了踪影。从加格达奇到漠河的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次生林，树木虽细，却已蔚然可观；极目远眺，起伏的山峦被一片绿色覆盖，郁郁葱葱。我想到当年工作过的富林林场去看看，当地的朋友告诉我，那里早已改为防火护林监测点，工人也已撤离，通往那里的道路被封闭起来，只允许护林人员进出。我闻之而感到欣慰：是啊，大兴安岭给国家贡献了近半个世纪的木材，也该休养生息了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可以想见，未来的大兴安岭林区，又将是祖国北方的绿色天然屏障，在我们的美丽家园中扮演重要角色！

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……”离开大兴安岭时，我望着满目翠绿的山峦，不知怎么想起了这首女儿小时候经常唱的歌。是的，四十多年前，我伐倒了许多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；如今，我有一个心愿：当我最终成为真正的尘埃时，我希望仍然飘落到大兴安岭，化为一棵小草，为这片土地增添绿色！



■ 重回林海，无限感慨